

# 丹青怀古昔 周游念今朝

胡雨竹

山峰高耸并立的情状大为不同。南高峰与北高峰在古时之所以得到关注，两峰顶部的佛塔功不可没，加上西湖边时常云雾缭绕，更为两峰增添了超凡出世的意境。如今，两座佛塔已荡然无存，山顶的电视信号塔成为在远处辨别北高峰的标志物，而南高峰则泯然众山之中。相比之下，《西湖十景图》《两峰插云图》的双峰插云似乎略胜于实景一筹。

在柳浪闻莺附近的翠光亭，欣赏雷峰塔的视角正与蓝深所绘《雷峰夕照图》大致相同，左侧为堤岸而右侧是湖面。画中之景的变化也是历史变迁的证明，嘉靖年间雷峰塔被焚毁，而蓝深所处的年代晚于嘉靖朝，故此画中的雷峰塔没有了宋时的飞檐翘角，仅剩下了砖石结构。画中的雷峰塔倚倚巨石，在高山的衬托之下，佛塔显得小巧。然而，南方的丘陵低矮绵延，绝非画中一般巍峨嶙峋，画家的视觉审美与情感旨趣对绘画的呈现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类似情况几乎存在于每幅画作之中。我们以叶肖严的《西湖十景图》为参考，在大致相同的视角下拍摄了“花港观鱼”“曲院风荷”和“三潭印月”，并将照片与画作进行了比较。在画中，山峰明显更为陡峭高大，我们猜想大致有两个原因。

一是审美原因，由于西湖周围山势大多低缓，而通常山被作为画的背景。画面的美学追求先于写实需求，画家以高山入画，使构图更为平衡。例如《雷峰夕照图》呈现出较窄的立轴形式，若雷峰塔后无高山倚托，上下画面便会失去协调。

第二，画家的经历与情感往往会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。我们在看到巍峨山岳时，自然便会感叹天地宏伟壮丽，画中的高山或许正是画家敬畏自然、感慨世人渺小的表达。又因叶肖严以马远为师，而马远作画常有陡

崖险峰，画风刚硬，棱角分明，故叶肖严极有可能受其影响，惯于勾画高峰绝壁。如《三潭印月》中尖耸的山峰就是依仗画家的想象而成，西湖周围绝不可能有此类奇形怪状的山。

虽然画中的呈现有时极为夸张怪异，但有时古画却比相机更能真实地反映人眼所见。在拍摄三潭印月时，无论如何调试，照片中的三座石塔都远远小于眼睛所见且相隔甚远。而当我们再看一眼叶肖严所绘的三潭印月，顿觉石塔的大小与距离之比被切实地描绘于画中。照片虽能留存诸多细节，但似乎与人眼的感受之间始终隔了一层难以沟通的屏障。绘画虽有艺术加工，却直接表达了眼前的景象，这也正是绘画不能被相机所取代的原因之一。

经过一日的实践，在古画与现实的比较中，我们见到了西湖及其周边的兴替变迁。湖岸与湖心的古迹受到了较好的保护，即使在工作日，也有往来不绝的游客，西湖十景等知名的打卡地更是人满为患。一些地处山间的古迹与沿湖景点相比，则湮没无闻，游人寥寥。

造成城市与山间巨人流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二：一是相比于西湖沿岸，山间交通与服务设施较为不便。西湖沿岸有观光车、地铁、公交车与共享单车等多种交通工具供游人选择，又因各景点之间距离较短，步行也不失为一种游览的好方式。而山间各景点基本需要驾车或乘坐公交车到达，彼此之间相隔较远，导致游览多地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。二是山间大多数景点的知名度不高。以高丽寺和石屋洞为例，在此次实践之前，我也未曾听闻这两处古迹，宣传不足使得游人数量更为稀少。石屋石刻在两年前才被立为市级文保单位，此处古迹如此特别却鲜有人知，甚是可惜。

然而，古画中所呈现的景象却与今日不同，古时城市与山间的交通差距不如现代这般明显，游玩以兴致为先。如孙枝《西湖纪胜图》中所绘名胜大多位于山间，在明代均为热门的游览地，由画可见，山间农人村民也不在少数，这些名胜的所在之地曾经或许并不如今日一般偏僻，再加以浓厚的佛道文化氛围与山间秀美自然风光的影响，幽僻的寺院雅舍也就成为极受欢迎的游玩地。

西湖水光潋滟，天色如黛，人文底蕴则使西湖之美更上一层。沿湖各处，草木楼阁，皆有讲究。自唐宋到近代，文人名家在湖边或居住或览胜，为西湖留下了诗文书画与事迹典故，梁祝、白蛇传等广为人知的奇闻轶事也依托西湖而产生。与此同时，西湖的各处景点被赋予了诗意的名称，例如“平湖秋月”等十景之名，优美的文字也传递了西湖的灵秀韵味。

曾听中国美术学院何士扬教授说，韩国美术家在评论西湖时，常以“湖味”一词表达西湖蕴含的美感。在汉译佛典中，“味”一般对应梵语 rasa，而 rasa 不仅有味觉之意，也有品味的含义，还是古印度诗学与美学的概念，表达了一种难以言明的美感。

当我们来到西湖，不仅欣赏眼前的山水风光，还会念及此地丰厚的文化内涵，从而在内心萌生了赞叹与欣赏。“湖味”并非由单一的天然之景而来，而是人文与自然结合而成的美学体验，甚至可以说，是文化与历史成就了独特的西湖之美。



《西湖图》宋 佚名

## 艺境



《西湖图》宋 佚名

## 悠然岁月

# 捡河泥

陈荣力

小的泥夹(类似竹箕)，再将捻杆交叉固定而成。其使用的原理就如剪刀，上面的捻杆左右分开，下面的泥夹就张开，捻杆合拢，泥夹即闭合。但在实操使用时，因捻泥夹得伸入两三米深的水底，人又站在随水波动的船上，若没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，是很容易掉进水里的。特别是将满夹的河泥从水里提起来甩向船舱时，更得有相当的腰力和本事，否则不是河泥甩偏了，就是人跌在船上或掉进水里。

小时候我们观看过不少来街河里捡河泥的，但真掉进河里的也不多见。那些能来街河里捡河泥的，大都是精干壮实的汉子，且技术不错，尤其是腰力好又技艺了得的，更令人赞叹不已。只见那各立船檐的两位汉子，随着船身的波动，身子顺势起伏，脚就像钉在船上似的纹丝不动；而一张一夹、你伸我提的捻泥动作，不仅娴熟自如，且呼应默契，似似充满韵律的舞蹈；最弹眼落睛的，是两人此起彼落、将提出水面的满夹河泥甩向船舱的精彩和洒脱，那臂如弦、腰似弓，“嗨、嗨”的发力声中被精准甩向船舱的河泥，甚至不会溅起多余的泥花；而俛尔一两条尺把长鱼儿蹦起的满天泥星，则让这样的精彩和洒脱，再添几分刺激和新鲜。看街河里捡河泥，也是我第一次零距离认知劳动的美妙和神奇。

其实河泥捻好后，并不能马上作肥料，得在河边围出的河泥塘里沤上两三个月，才能作基肥。因此到附近村庄河边的河泥塘里捡螺蛳、摸鱼虾，也成为我们观看捻河泥后的直接总惠和亢奋期待。

捡螺蛳，得在河泥刚从船上翻到河泥塘里的头几天。那些夹杂在河泥里的螺蛳有了安静的场所，纷纷爬到河泥的表层，有时黑压压的一大片，不消半个时辰，就是半竹筐。

摸鱼虾，最好是春天的桃花汛下来以后。此时鲫鱼、鲤鱼、泥鳅、河虾等，不少通

过河泥塘的缺口，游到已变成浅水塘的河泥塘里逐欢、散籽，你甚至不用任何工具，仅用手摸手抓，就惊喜连连。

关于捻河泥，还有一个挺走心的故事，让人一想起来就暖洋洋的。

一次，附近村庄里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小伙子到街河里捻河泥，那捻河泥的船正对着一个河埠。镇上有一位姑娘，一早去河埠洗衣服，小伙子见姑娘生得俊俏，就大胆地将捻起的鱼虾扔到姑娘的脚边。姑娘闹了个大红脸，碍于小伙子言语诚恳，洗好衣服也就将鱼虾带回了家。过了几天，姑娘去街上买菜，正好小伙子在卖萝卜，于是难免寒喧几句。如此一来二去，两人就互生了情愫。

姑娘是镇上羊毛衫厂的裁剪师傅，工作体面，人又俊俏。得知女儿与一个农村的小伙子谈恋爱，父母自然反对，街坊邻居也觉得膈应。想想看，一个吃自来水、走水泥路、拿工资的镇上姑娘，嫁一个吃天落水、走泥土路、赚工分的农村小伙，这在工农差距况如天堑的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。

小伙子生得周正，人也和善，但这些都不是理由。而姑娘坚持的理由，让父母最终也顺水推了舟：“我就看中他的聪明，肯吃苦。你们想想，他这个年纪就是捻河泥的一把好手，还有什么农活是学不会的？”

姑娘也真是有眼光，她嫁过去后不久，改革开放东风劲催，小伙子在村里率先办起了伞件厂，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。姑娘索性辞了镇上羊毛衫厂的工作，一心一意协助夫君办厂。十多年下来，那个厂成了做伞的龙头企业。

如今小伙子和姑娘已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，昔日的街河也早已青石砌岸、柳荫拂波、水澈似镜。昔日冬季捻河泥的习惯，虽已成为历史，但作为一种劳作和技能，它就像人走过的脚印一样，终究会定格在不少人的记忆里。

## 心香一瓣

## 春游西湖

祝福兴

春日照湖波万顷，轻舟载我浪中行。远眺雷寺耸高塔，近看苏堤柳色青。绿树有莺听鸟曲，断桥无雪觅知音。三潭映水生叠影，方晓湖心水好清。

## 孤山的梅林

朱思莹

梅林需要更多的风声被时间浸泡已久的故事需要适时更新

箬竹和古柏，想象中的那方印章需要孤山作更好的分布和刻制野鸭和鸳鸯的穿梭，需要更轻盈而我们的诗歌，需要更沧桑以承受，开拓湖游的力量绿萼梅不知什么时候，扯下一角天空我来不及惊呼，有白云从红色的波浪中涌出

一定还有谁，想过尽千帆哦，那么多的先生，把浆说唱越剧花腔，都越来越开放要改写白娘子和冯小青的结局信不信没有关系，大运河的泪腺需要欢喜来填充，就好像我彻底地失望了。“你来始觉古大书，信着全无处”是祖宗世间任何颜色，需要一朵梅去调剂

## 老包的摆拍

王若冰

大学同学老包，原先是个老师，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，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辞了工作，带着一家老小回到当时还非常偏僻的泰顺库村，办了一家书院。我们开大学同学会，同学老师刚坐定，他就拿出宣传片，说这是他费了好大的劲请人录制的。

老包微信朋友圈发的最多的，是他自己，留着齐耳的长发，或戴着斗笠，或卷起裤腿，赶牛放羊，挑着担子。每次看到，我都忍不住发笑，笑老包作秀，摆拍摆得太明显。

后来很多同学去了库村，我问他们好玩吗？同学说：“有啥看头，除了几个破房子啥都没有。而且，老包什么收入都没有，都不知道他靠啥吃饭。”我本来跃跃欲试想拜访库村的心一下子又凉了下來。

现在，离老包辞职回乡已经11年了。我想我应该去看看库村，看看老包的生活，以解除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问号。

我们凭着“包登峰”这个路牌，从几个人口中，很顺利地找到了老包的宅，主人早已在门前等候。几层木质结构的老屋，墙上挂着蓑衣斗笠，桌上一盆向日葵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老包带着我们走出老宅，没走几步，就是“世英门”，这是宋代石砌门楼，明嘉靖年间重修，它是库村两大姓氏吴氏和包氏的分界。再走出去，就是门口洋老街，一条兴盛于清末民初的百年老街，当时老字号商铺林立，现在大多改为民居，只有堂壁上留有“宝龄堂自运各省药材”“包聚泰号”“运自南北杂货”等模糊的字迹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华。

过了老街，转几个弯，就到了“库村书院”。库村书院是老包一手创建，十几年前还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宅和荒地，经过老包多方呼吁，政府出资整修，现作为“泰顺县文联文艺讲习所”“泰顺县文联文创基地”，也是老包迎来送往的会客厅。在这里，他是老师，讲文学谈文化，讨论各种文艺话题；他是宣传大使，前来参观的客人，他都要带到二楼放映室，给他们看库村的宣传片，向他们介绍库村的历史。他又是库村本土作家，在这里他写多部小说和《库村笔记》《山中岁月》，记录库村的点点滴滴。书院的书架上有很多书籍，木墙上挂满前来参观的学者文人留下来的字画，显得很有文化气息。

我们在库村转了一圈，发现这里是个名副其实的“石头村”，脚下是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石头路，两旁是石头堆砌的土墙。这里看不到钢筋和水泥，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和木头建造的。我很好奇，这个距离现在一千多年的古村落，是如何保存得如此完整的？

老包说，当年他假期回乡，看到很多民居老宅都已倒塌，路面失修。居民搬迁，家园废弃。他很心痛，怕常年在外奔波的自己老了以后都归不了根。于是思忖良久，痛下决心归园田居。

他到处奔走，查找资料探访古迹，用自己的文字和自媒体宣传，让大家知道，有这么一个有着唐风宋韵的古村落，有这么一群有着独特建筑风格的古民居。

慢慢地，库村出名了，政府出手了。把原先倒塌的房子扶正，把失修的路基整修填补。建了文化礼堂，修了书院，打造了旅游配套设施。如今，库村成为泰顺古民居建筑中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村落。连带着，库村周边的古村落也突围而出，库村、徐岙底村、塔头底村，都成为泰顺的一张张旅游名片。

老包带着我们一路参观介绍，不时有电话响起，什么文联会议，什么礼堂落成，什么村干部交流，什么乡村舞台活动，都来邀请。一路上，遇到的每一个村民，都尊敬地称他为“包老师”。而他，遇到每个村民，都要问：“你帮忙打听一下，你们这里是不是有杀猪师傅？过几天村里要办杀猪宴。”

老包还是很擅长摆拍，我们所住的民宿大舞台有一台演出，是当地一个“茶空间”的答谢联谊，老包拿起演出用的一个长烟筒，开始拍照发朋友圈。我们也学着老包，在库村、在徐岙底村，处处摆拍，天天发朋友圈。

但我想，摆拍摆几天容易，摆拍几十年太难。老包的摆拍，比我们要高出很多境界，他摆的何止是一个姿势，更是一种家园情怀。

## “考查”典故

钱国丹

西汉匡衡“凿壁偷光”，晋朝的车胤和孙康的“囊萤映雪”，这两个典故差不多是家喻户晓。不过，我这里说的考查，可不是去图书馆翻查资料，而是我小时候真的企图“凿壁偷光”过，也实实在在地“囊萤映雪”过。

如果以为我是个多么用功的人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我这人非但算不上用功，还可以说是比较懒散的。比如说，我常常忘了写家庭作业——虽然那年月作业并不多。我也有爱读的书，读图书，读课外书，就是老师耿耿于怀统统贬之的“闲书”。我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这么恨“闲书”，要知道，“闲书”里的知识、道理，比你老师掌握的丰富、深刻多了，还有那趣味、那生动，更是和课堂的枯燥、乏味不能同日而语的。

借到一本有趣的书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课堂上在抽屉底下偷偷地看起来，有几次不幸被老师发现了，老师并没有当场点破，只是做投入讲课状边讲边悄悄向我的座位逼近，突然，他的手像老鹰扑食一样扑向我的抽屉，一举把我的图书抓获。

几次惨重损失之后，我再也不敢在课堂上看书，而把那份挡不住的诱惑带回家里。

可是家里买不起灯油。有那么几年，我们家一直没买过灯油。大人们夜里要干点什么活，就只能黑灯瞎火地摸过来摸过去，比如搓绳，比如捻线，还比如剥豆，孩提的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要跟着一起干。锻炼得我如今即使停电了还可以摸来摸去干好多事情。

唯一不能摸黑的就是读书。常常是，那些读了一半的故事就像猫爪子般挠得我心里痒痒的，让我钻天觅地要想想方设法读完它。

于是就想起老祖宗那些故事来。“凿壁偷光”是绝对行不通的。首先，我们村房子的花岗岩墙壁很结实，我没本事将它凿穿个洞来，即使我借助了什么神力弄开了它，妈还不把我这败家崽儿揍个半死？更何况，邻家也黑咕隆咚的，没有什么亮光让我可偷。“映雪”倒可以试试，只是非得要等到冬天，而我们南方的冬天也极少下雪。

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场大雪，我那个高兴啊，吃过晚饭，我兴致勃勃地拿了本书站到雪地里，对着雪光映来映去，只见白茫茫的一片，根本辨不清那些萤火虫，还有那个寒风也叫人受不了，双脚站在雪里像针扎一样，所以我坚持不了五分钟就逃回了屋里。

最后就只剩下“囊萤”了。夏夜里，乡下的萤火虫倒丰硕得很，菜园里，稻田边，池塘上，到处是一明一灭的小灯笼，它们悠闲自得地晃来晃去，一点也不提防心怀叵测的我。我拿了把麦秸编的扇子，一拍一个准儿，拍下来的虫子傻傻地躺在地上，半天也爬不起来，我一个个地捻了来，满满地装了一透明玻璃瓶子。

自以为拥有一盏“萤灯”，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了。我把“萤灯”竖在书上，横在书上，在书页上滚过来滚过去，百十只萤火虫不遗余力地闪烁着光芒，可除了标ome那几个大字，我还是无法看清正文。

我彻底地失望了。“近来始觉古大书，信着全无处”是祖宗在瞎编故事，还是他们的视力非凡人可比？